

集部

赤城集卷十六

宋　林表民　編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陳　瓘

瓘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行世為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生産每欒教子幼遣就學鄉校已有雋聲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

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於司馬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于梵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凡誦先聖書必為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録黏於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禄未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跣足

廬墓三年甘露纍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以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纍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僦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髙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亦城羅適與先生為莫逆交元祐間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已

官職其彙奏有高蹈丘園沈淪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諤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寮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黄岩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稾悉付煨燼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乎委羽洞天諸子以藍輿侍其後真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

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己直分内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啓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為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璀元豐二年壓忝一第經遊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璀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璀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

黄岩隱士左緯經臣襄詩訪瓘于寳城方丈語及大畧經臣勉瓘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遷以即世告瓘發緘慟絶亟起為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宫以詔來者作傳

杜孝子傳　　蘇舜欽

台之黄巖有至孝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苟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顔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

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没於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茇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飲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於他山為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

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詛邑人數千迹詛所為以詣郡郡為上聞天子下詔書奬慰賜帛粟予謂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寖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知勸而克厲近世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為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蓁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佚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為念不為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為而怠焉爾不若

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詛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韋於世尚以沽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詛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石墪

淳熙七年春正月黄巖支汝續踵門拜且泣曰吾邦不

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黄巖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顧竊有請予甞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即之温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予友也每趨郡輒為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挐舟造焉而先生亡矣兹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

彰之者晦之重為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數見徵於是叙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奭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從黄岩先生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草行敬畏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强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顓國有司爭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

足以為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櫜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今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今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藁不以示人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

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獄廟冗錄無用雖不違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迹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袤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為弗君弗思弗愚蚤卒女三適章化鵬年述年

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罷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脫巾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窓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隷一善可取稱嘆

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為生所入僅療饑寒餘悉以濟人之急其於族姻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壻之女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為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為買田廬又録没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顧晚歲諸子始葺居同嶼屋纔數間而先生以為過其欲名其房佚我嘗曰君子為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德絶口不

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晩而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李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薫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先視彼寃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

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豊梅溪之原先生之竁過者斂容千載無替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趙師夏

君杜氏名知仁字仁仲台州黃巖人也曾祖誼祖舜卿皆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遊之地曰樊川鄉人謂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

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説詩多所論述未及裒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輿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為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為能乃刻意於詩雕搜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為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

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謁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紱佩之顯卭則趨而辟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

寡弱施鈎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已志也予與君共學友也知予莫若君知君莫若予君疾且病予亟往救則已屬纊矣悲夫乃書其導隱之旌曰有宋方山隱士衆咸曰宜退而為之誄曰君學足以有為才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于時無喪無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士百世以無感思大等泣拜曰子既命之矣請勒諸壙

草廬先生墓誌銘

葉適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鼎字叔和黄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懽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蹣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諆曰得無從草廬遊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其獄疑先生決之乎其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

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為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泠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不視此乎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即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

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詞如忘徒泫然

大田先生墓誌銘

吳子良

王德父既沒余為叙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勵復以

銘為請嘻叙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隣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熟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五公之重客貧窓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貧窓所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粗異同領挈珠貫海湧而嶽立也間出所著一讀怳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凝焉會豁焉通

吻膏舌腴淪浹肌髓蓋其思也苦故其入愈與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嘻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腿疾一室黯黮纔丈餘家具左右逼塞若悶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晝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間侶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第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為恥以對俗子為無味以入城市為不得

已以非義之獲為泥為滓自試禮部歸即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大田王先生云嘻何必蘇明允龎德公之流耶然德父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藁數千言規正之及公

不及私何必龎德公魯仲連之流耶余不足以知之矣

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衡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

為校書郎父應之豪邁博習遍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

妻陳氏男勉勵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殁於嘉

熈三年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淳祐元年某月某日墓

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匱連城幾何

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刖我足全而歸之

貴林谷

竹嶼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君名師點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天台縣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沿江制司差使嶽祖也修職郎信父也君孝友孚達廣學而苦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遇卿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内名勝居家所振贍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饑耽士如醉而尤嗜書傳抉奇斸眇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抄傳恐晚丹鉛勘點蠅頭𣫍然至遇古帖祕文斷刻墜簡不

曾虞簫振耳商彝奪目積之久亦餘千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虞仲房為法虞號君嫡授簡俾代己書每扁榜熒熒必君也夫士剽盜漁獵以聚書為贅疣弗之好矣或心好而力不能聚諉曰窮至字書不待達以工而聽其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鄴侯永逝而陽冰輩真不起矣如君聚人所難聚而工人所不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金夫人行實媲君空嫁奩助之奉親餘則以觴客姑久疾舅幾喪明親煑藥臑食以供不解衣

三載舅姑曰活我無以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表民自幼即鄉學受父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兒而所儲書益富獨貲用窘書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寥寥也故君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金夫人死以戊子二月十七日至乙未臘月八日始克合于浮岡祖壠之側蓋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夫孫曰錫疇銘曰吾觀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而君復圮於水也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然其外可圮也其中不可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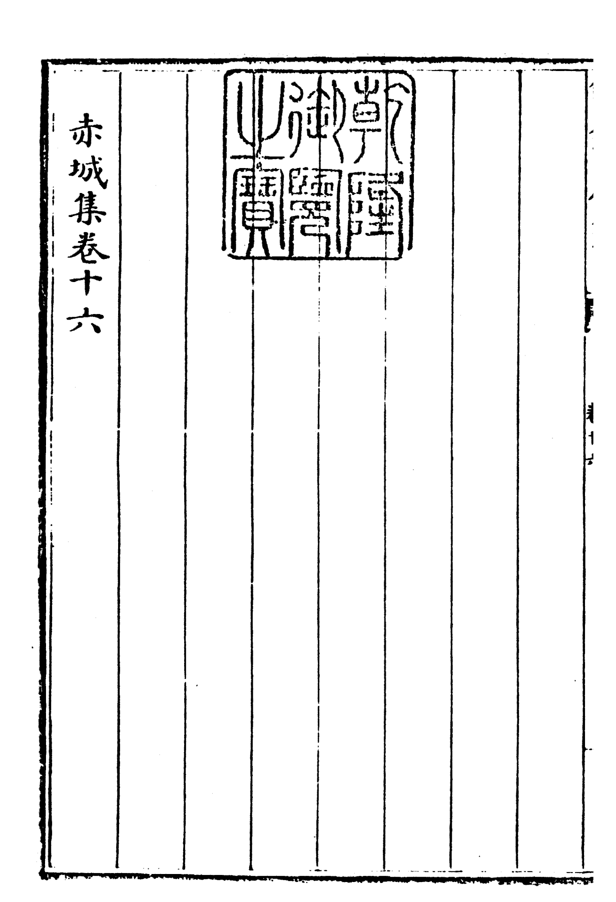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吳子良

簣窻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墓余謝曰銘具矣不減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弗置曰所以傳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答則為摘其可表者三君生事薄莱田不足支豐歲然酷嗜書質衣貸家具購書至幾千卷名帖亦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忘日夜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絶然師友皆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良李公庚徐公似道錢公

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可徐公大受林
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者也陳公傅良樓公鑰
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頤正王公厚之葉公豊真公德
秀楊公長孺君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
屢試屢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兵長樂王
作古栝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接歳踰
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誼然則世之非
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

可表已而又有一焉夫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為無益矣身約則子宜泰不然交為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然誼為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寡不悔誼誼益處然則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點字詠道臨海人自號竹𡜋居士死年七十五葬浮江所為詩文數鉅帙藏于家他行能若世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赤城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雷青松

赤城集卷十七

宋 林民表 編

委羽居士集序

黄 裳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旁以意明物不以物繫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乎所賦使人意盡而志遠此亦

得詩之要者耶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指其體未能
遂屈吾論故為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
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運才而遣意四者相須而
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遠近爾由是而
之焉乃各有趣其為趣也或之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
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險怪各不同也然而尚理與意
物為之感才為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
理其為詩也求自衷曠感忽之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性之良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為詩也孰禦不然恃才以造意超中正傲平淡以作險怪瑰奇之語咀嚼少味終不足以經世惟杜甫兼數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妙氣艷三者修真之士資以為道而乃冥搜旁想散與萬物相逐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爾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奔逸絶塵立乎

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詩人百家之體予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為爾區區三字不足以為予道

左經臣工於詩而黄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之事以為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為不足道也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搭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閒而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於丹丘寶城之南

余抵丹丘之三年左經臣攜黄公序見訪嘗為跋

其後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别人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序所謂使人意虚而志逺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二十八日延平陳瓘題

觀黄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儁也余謫居臨海黄岩丞盛元叙録經臣所為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黄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二

十五日山陰石公弼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冠古律詩擊節稱嘆曰此非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别余謂非避冠諸詩為然大抵句法皆與少陵抗衡如魯娃一大篇自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橫塘許景衡云

方巖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倪竄嶺外伸雪故

大府丞呂祖儉承務郎于進布衣呂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别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彦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死咎實自彦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還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彦逾邪使彦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

改他職是謟佞冐前轍遏言路塗聖聰發臺諫紀綱餌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惡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内矣後起家為郡守部使者會柳冦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名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守懦謾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户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

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禀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毁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毁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為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夷暢絶類其胷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

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雪巢小集序　　尤袤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參政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田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餒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項嘗隨賀使北同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於馬上覘識之使人傳言請見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

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窻數新竹中夜鵞鶩喧誰家海舡上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為莫逆其後諸公彫喪畧盡君亦連蹇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節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

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可得固宜然則才者寔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雪巢集後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羣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

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又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

所斬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黄泰乎嘗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黄泰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黄泰不見其

誅使黄泰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黄泰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黄泰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黄泰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黄泰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黄泰吾何幸得與郊島黄泰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

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専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石屏詩集前序

樓鑰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黄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新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

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擕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之言顧何足為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上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

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

此東臯子其不死矣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内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

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廋說凡可資以為詩

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

越凡喬嶽鉅浸靈洞珍苑空迥絶特之觀荒怪古僻之

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竒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

唱酬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蔡於俗豪傑而不役於麤閎放而不流於蕩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鬪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盖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捜攬於古今者博

耶豈非其陶冩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礲於師友者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棲於宇宙離羣絶侶對燭影為賔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葉適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云至二程而始明

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宏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覿奥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倫類

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秘門藏户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句萌榮動春花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容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關之臧不挻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余之言為揭

題陳壽老文集後　　葉適

建安中徐應陳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嚴愈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為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絕述埋没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

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頴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摸擬之習徒為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為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嵠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句節膏潤枯筆之後安徐容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賾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强同貴其所與毋為易得趨舍一心之信否臧百年之公

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桑澤卿莫庵詩集序　陳亮

余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髙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紓餘為妍卓犖為傑黄魯直論長短句以為抑揚頓挫能揺動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剌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夫桑澤卿來客西湖為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剌人眼者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數十戰方

為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為酷似其舅一戰而勝彼亦畧似之終非其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則君集將議其恡矣

曾使君新詞序　　　　謝伋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竑父以故相孫習知臺閣工為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薦王邸戚里名勝豪俠莫不願交而竑父亦善與人交笑言靡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簪

墮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諾矜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絶可繼門户鍾鼎之盛此谹父與時之作也伋政和末肄業太學同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谹父丞大府伋丞大宗正相遇行在所敘中外契明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而樂府傳者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反室無私恩意皇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歲在丙寅谹

父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屢豐穰不卹戎其民教以禮樂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以少日之所自樂而與斯民共樂之變歎息愁恨之音為樂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一轉而上聞則安靜平易無煩苛廹急辦治於談笑之間殆將於此乎政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情物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既秩滿去郡門生故吏相與裒次屬黄巖長刻諸板將傳之又屬仮為序仮應之曰曾侯知我不能度曲嘗觴我顧其侍兒誦

蘇東坡前後赤壁二賦曰聽此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則又合詞來嘗曰是亦侯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所見聞者如上

篔窻續集序

吴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脉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脉培之厚而茂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脉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

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沈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麓秀鬱而峰峻嶒户䆗攝而樞運轉輿衛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場

甚寛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吕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貿窻初集若干卷以為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吕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没貿窻之文遂巋然為世宗葢其統緒正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吕公病其然思會融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

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貧窓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其囑貧窓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貧窓初集既以錄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錄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赤城志序

陳耆卿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隃萬里縣不登萬户亦必有成書

馬㓨以台為名郡且稱輔郡綿涉千歲吏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有守四人嘗勤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黄公榮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集焉會黄去郡僅就未備也束其藁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摧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

既具余爲諗沿革詰異同劑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析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徵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爲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爲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牒莫

渫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為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紹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勤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為然天下事皆然

赤城集卷十七

赤城集卷十八

宋 林表民 編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台為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來訪於士友屬筆於篔窻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别流品因事列

篇什按是非於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關教化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綱系目廢牒墜翰無所系難悉録雖不録又不欲棄宜續書令太守王公梴廣齊公之政百緒厲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闈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署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為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與本志協

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勵其行紬晅篇什而思暢其才睹是非而開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詎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其友林君表民

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紹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實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為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築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略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

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育於吾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歷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倅廳壁之刓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歷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繹又為之守令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令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趙必愿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造邦凡顛連鰥寡無告之民

恤養涵囿載在令甲咨爾守令宣上德意乃奉行不虔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廪祖設廬可利永久尤文簡公繼之不替舊規用加惠於一道元祐黄太史之孫監丞君實家于洪其守丹嶠乃倣斯制度地城南為贍養之所又撥在官之田籍其數以須奏報所以為民慮至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辨請鬻者不過因循釁災籍蕩無有紹定癸已朝廷不以必愿不肖守藩於此實惟我

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體要閱視其處則敗屋數楹壁垣不備因念承乏之牧養幸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現存之租增撥入之田庇存有宇給用有經今圖後以待其久既為條列録梓又命所司別藏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幾焉雖然必愿之來適繼水旱補苴罅漏日有不給而又守此未朞易而去故他欲廣聖朝仁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惠者多不

暇講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人而廢其政則必㤈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壊大抵然也况於天民無告者哉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録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為詳且確也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頼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為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于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

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歳寒松柏誠
言非虛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為攻守計寅
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
果何如常羌羣冦已破仙居水陸夾進逼于城下太守
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
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扃其家人輩不使
聞變而擾申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羣
情稍安願効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

益其備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晝皆觀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衆而登城上皆皷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㨗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賛治令録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

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閒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為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為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手取之自淛望風逌去殆百數輩責其死守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既逃而還迺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倖之望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為果不謂之賢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言詳其趨捨曰已知其不凡決

謂其能立事今茲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

無言亦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

親見者録而序之庶以識別

滕侯守台頌并序　　李昌齡

自古以孤城弱旅抗暴悍之師而全名高節輝

于天下者幾何人哉必皆信以先之謀以定之

而後勇以決之蓋非信不足以撫民而用其命

非謀不足以揆事而制其機非勇不足以守死

而克其敵故叅成而後可以圖濟歲在宣和盜發睦鄙天下平治既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識金革吏惟文法之守不習戰爭勢熖所燬聲震甚遠大將望氛氣而棄甲牧守聽音響而委城故盜得以狂奔吽呶不遇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無留難者時旁郡羣不逞之人亦因其聲以相轉誘屯聚攻剽吳越沸然於是睦歙杭處衢婺六州悉陷於賊惟天台介六州之間於盜甚偪

而獨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則睢陽滕侯也當是時侯非被長吏之命為守禦計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衆乃能全郡於盜所甚偪必將有以矣聞之台人曰侯慨然興歎謂報國惟有赤心家人撼以危言撫劒逐之又為書屬其兄以後事信足以孚於衆也誘鄉兵得三千人分城排為十三寨部列有次號令甚嚴諜之臧矣冦至圍城數周火光燭天呼震

林木衆皆股戰膽掉不敢下視侯擐甲冑矢石躬自率之士氣始振撊然有鬬志賊乃斂衆而去暨賊再來必欲拔城衝鏑之交侯遂以死因尸諸城上且屬聲徧呼曰渠帥死矣衆響應之盜皆失色未及馳去侯以一矢斃其帥於是大潰旬日王師繼来盜是以殲台是以全當是時非侯之勇足以濟其謀而用其信台何恃而不拔也台人又言盜之未潰皆自相驚以為有神

人金甲而身數丈者執弧矢以令諸城上茲實
天之佑僕也已夫用武之世家習鈐畧人便弓
矢熟於戰爭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則易時
當和平家豐益人安富貴能致其死與使人之
致死誠難而僕乃能之髙牙大纛前賞後刑其
使衆則易秩不足以寄重權不足以用威其使
衆誠難而僕乃能之則僕之功前於古而莫擬
疇於今而莫倫矣惜朝廷之賞猶未足以稱其

功也茍圖其勞登而用之謀諸帷幄寄以疆埸使盡行其志則侯之功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聞侯之先曰章敏公左右國家克樹勳績今其保世之人實濟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弼有宋茍將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紀侯之功以刻諸石俾流於遠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載瞻載嘉頌以贊焉頌曰赫赫王事被於九州彼寇維何有詭其謀衷鞠兇頑假我吳楚狂奔𠯁呶肆

厥螳斧民之玩治弗能勝兵冠秉其虛遂墮六城豈
無斯侯不用其則豈無秉戎是棄其律彼台且都在
冠之宅無競維人冠莫我即非莫我即莫我能克人
謂伊何有侯之滕明信靖謀是圖是勤勇以決之孰
余敢陵彼昏卒狂再干大戮斃之一矢駭禽奔鹿王
師嗣來盡磔梟蝮天台之全吳楚以康維侯之功與
勞於王誰以滕侯達於旒綴登而用之以畢其智無
俾封殖獨于台人俾乃勲德均我有民頌言不誣敢

告司鈞

送通判黄瑊中舍序　陳襄

台州慶歴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周謝之政二公弗協天災致戾荼毒生民老幼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来為貳小人間之且憂且寧有来勉侯曰元侯有材而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哉庶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辨事曲直不撓於氣不形

於色無所不遜肺膽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爲德尚賴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爲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詘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焉者好己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己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宰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

虞之世矣夫甚目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爲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爲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走獨以爲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政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爲文章如庖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特異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

汨汨以老諸凡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册者
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僅僅妻子養寒月半簾
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坐何尤哉寧國
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公弔奚其賀雖然吾為
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人樂富
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瞋眩
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
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柰何邑小

則便閒官甼則逺謗琴髙之山謝朓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怪怪奇奇為公獻者邪句稽暇覽而歌之其聲與天籟相宫商而不雜則其視一主簿秩已為浼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況三歲别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王　然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二月乙酉朔宣教郎知台州黄巖縣管勾勸農公事兼監鹽監王然謹以清酌之奠敬

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天台之南鴈蕩之北有古東甌薄于海濵地廣齒蕃多士攸集惟聖祠學序禮義所有往被寇攘延爇遺盡然效官之始首議營建爰即故址改卜新宫寒暑載離一新廟室柱石磐鞏簷牙翬飛輪奐有觀華侈中度庶幾乎揭虔妥靈昭示無極涓吉告成祗還貌像以先聖先師爰暨十哲奉安于位仰冀威神俯垂鑒格尚饗

勸諭文　陳襄

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有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相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凌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挈則為禮義之俗矣

黄巖勸學文

王然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閒其生不同其類甚衆而不能知道則物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故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所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也是故其學之也有先後其既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揚子曰威

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此學之先後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學之始終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黄巖古東甌素號多士昨者廟學燬于兵火遂使承學之徒無所依止無所聽讀然受命作邑爰自到官首建鄉校還于舊址今殿堂告成齋舍

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事在學欲取新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有所未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聞咸悉此意毋忽

仙居勸學文

陳襄

谷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然後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閭里康

寧一邑為學則風俗美厚其間雖有惡人將變而為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是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茍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户無繇役庥廕子孫豈不為盛事哉予自到任以來居嘗憫爾邑民不識為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隣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為事以致身冒刑憲鞭捶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迺相扇熾構訟成獄自

以為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獄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為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者況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瓌茂朴美之𦒿可使為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為學真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即去汝

父老亟其聽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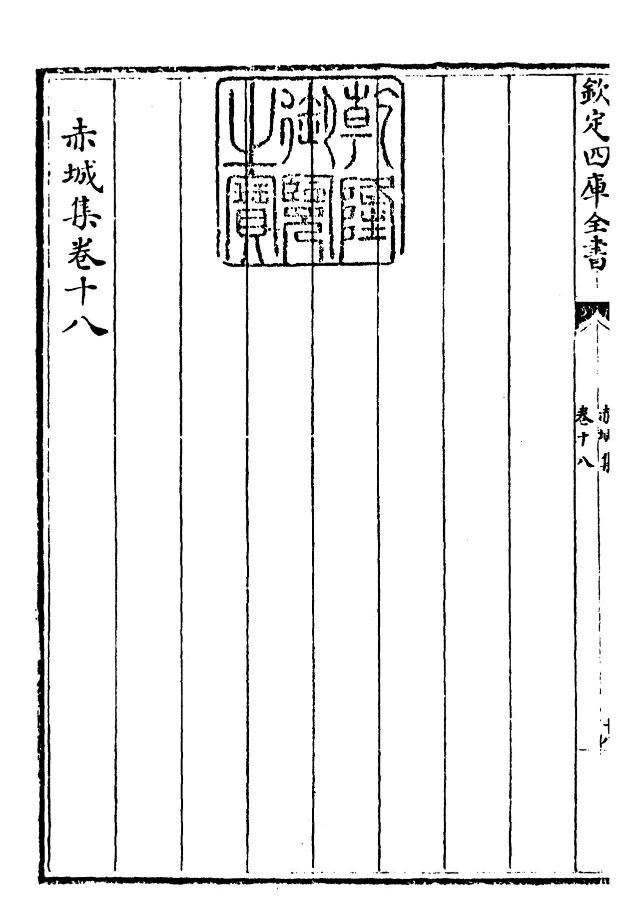
台州壽台樓記　葉棠

台在天為泰階主風雨時又魁下而色齊主君臣和而晉志司命主壽獨屬上台何歟夫天生物必壽物生不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二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台州城殺人民踰二萬先一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邑士閧城中會日夜暴雨溪潦漲怒海潮角之濤波衝撞濺沫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蔡闉窒竇迄以

免禍居無何朝家不以棠不佞即郡畀常平使者節去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呼痛哉大抵有物斯有數短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一旦無少長貴賤皆以水諉之數可乎予時在越得變告疾馳來發倉捐緡糴用便宜旣而有旨俾兼佩故印凡厥控籲君相惻焉天人交孚晨奏夕報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頒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迺新初水之破城也入自枯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据城上倣黃樓以壓水怪邦人

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丞相趙忠定公所縣建
摘興公賦語名為神秀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
此州上應台宿三台之泉鼎足闌闠天台大山窟宅仙
佛即上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
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誦活人為勞者予謹謝之曰棠
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賜棠特同諸君
具文書毋庸貪天功重謝之曰棠犇走四方久於台獨
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年然僅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彌

大菑於後可愧也已猶幸使指莅所部獲與饑溺相周旋不爾詎無章簡元公來崇也何敢覬前哲萬分雖然尚有以諗諸君凡民宅生於刺史縣令民生囍哉同其瘵痾時其渴饑天下莫不壽奚獨台民壽不然椎其膚䜆其腊殘椓其元氣民夭矣非吾命樓之意也抑豈上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寫以為壽台樓記城成瀘當書有令代鉅筆在



赤城集卷十八